

亲历

记者在温州体验AI漫剧制作 节奏变快,创作却不简单

职场新体验

■ 本报记者 蒋欣如 王艳琼

走进温州梦卜动漫设计有限公司,一条走廊将办公区分隔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。

一侧是传统的动漫制作部门,画师们伏在透写台与数位板前勾勒着线稿。另一侧则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——去年底新成立的AI漫剧部门。几十块宽大的显示屏错落排开,年轻的从业者戴着耳机紧盯屏幕,房间里只听见键盘的敲击声。

从去年下半年起,AI漫剧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。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《微短剧创作指引》显示,2026年第一季度,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.8万部,其中AI微短剧约12.2万部,占比超95%。

产能的急速扩张,也让外界对这个新工作充满截然不同的猜想:有人将其视为青年跨界就业的“新蓝海”,可以轻松入局;也有人将其与缺乏技术含量的“廉价流水线”画上等号,认为从业者未来缺乏上升空间。为了看清风口背后的真实生态,我们把自己“塞”进工位,体验了一天AI漫剧的制作日常。



几名年轻动画师对AI精品剧进行复盘。 本报记者 王艳琼 摄

参与了公司制作要求较高的精品剧项目。

AI创作不是屏幕前的轻松等待,而是多窗口、多流程、判断复杂的连续工作。在高韩浩的电脑桌面上,素材文件夹按“可用”“待修”“废镜头”“分门别类”,旁边还开着提示词文档和剪辑软件。

“如果纯靠AI把小说剧情丢进智能体‘机跑’,出来的废镜头很多,逻辑连贯性也有欠缺,根本没法直接用。”高韩浩指着屏幕上的素材对我们说,“真正的核心,是人对AI的精准驾驭。”

目前主流AI软件单次生成一段短视频需要等待数分钟。为了提高效率,高韩浩练就了“双线程操作”的习惯。等待生成的间隙,他迅速切入剪辑软件,对上一段合格素材进行微调、卡点、加音效;遇到动作穿帮的后半段,就果断一刀切掉。

生成、筛选、修改、剪辑,再根据需要补充生成,构成了AI漫剧制作一线最常见的工作节奏。顺利的话,高韩浩一天就能完成一集两分钟漫剧的基础制作。边上动画导演蒋辰君告诉我们:“传统方式做一部20分钟的番剧最少要几个月,现在我们一个十多人的团队,一个礼拜就能做完一部120分钟的漫剧。”

他对目前的工作很满意:“虽然每天工作排期都很紧凑,但我挺享受的。把脑子里想象的画面情节,通过AI呈现出来,是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。”

对于渴望施展才华的年轻人来说,这正是AI赛道最直接的吸引力——工具缩短了从想法到作品的距离,能静下心来打磨自身人机协同能力的年轻人,就有机会更快进入真实项目、面对真实市场。

用镜头语言写提示词

如果说,高韩浩的工作让我们见证了AI漫剧生产的“快”,那么在和蒋辰君的交流中,我们则看到了“快”背后容易被忽视的专业门槛。

蒋辰君是名副其实的动画“老兵”。他2006年入行,在传统动画制作岗位晋升“补帧-原画-演出-导演”这座金字塔里攀爬了20年。

AI让一部分工作变快了,但没有让创作变简单。它把传统影视中的许多专业判断,压缩到了更早、更集中的流程中。

为了验证这一点,蒋辰君给我们出了一道考题。我们坐在一台空闲的电脑前,试着输入提示词:“生成一段视频,一



导演蒋辰君(左)指导动画师制作AI漫剧。 本报记者 王艳琼 摄

个男生坐在地铁上,拿着手机打游戏。”为了让画面更丰富,我们还试着补充了这个男生的容貌特征和衣着。

几分钟后,屏幕上跑出的图片让我们啼笑皆非:AI不仅给了一个奇怪的仰视机位,还荒诞地把游戏画面直接贴在了手机的背面。

蒋辰君一语道破了问题所在,“因为你在写提示词时,缺少镜头语言思维。这是新手常犯的错误,把提示词写得像记流水账,事无巨细全塞给机器,结果往往词不达意。”

他敲击键盘,示范了具备视听思维的正确解法——拆解镜头:第一镜交代“男生在地铁上拿着手机”的中景,第二镜转换镜头方向,切入“游戏画面”的屏幕特写。“不向机器下达冗杂指令,本身就是传统影视统筹能力的体现。”蒋辰君说。

在快节奏的短视频生态里,漫剧必须在开篇的前几秒就用极具特色的人物抓住观众。一部精良的漫剧,光人物和场景设定就有几百个。蒋辰君介绍,这些内容的设定,在制作环节中被称为“资产管理”。“人物今天戴什么手表,明天拿什么刀,这些道具都得单独拎出来做资产设定。”蒋辰君表示,如果前期的美术规范有漏洞、人物特质不统一,会在后期

生成阶段引发连锁反应,带来巨大的修改成本。

随着业务量激增,原本30余人的AI漫剧部门扩展到50余人,但依然捉襟见肘。相同的缺人情况在附近多家AI漫剧公司都存在。为了招到更多合适的人才,通过瓯海区人社局的牵线,梦卜动漫正与温州本地高校合作培训新人。

“很多人以为AI漫剧生成就是素材生成‘抽卡’,不需要专业基础,这其实是个误区。”蒋辰君告诉我们,AI漫剧制作虽然没有专业门槛,但对从业者的审美要求很高,“具备一定美术、影视或传媒基础的人,对镜头逻辑和整体协调的理解度更高,上手速度完全不一样。”

撕掉“流水线快餐”标签

“AI生成的视频一眼看上去很假,是流水线快餐。”这是大众对AI短剧挥之不去的第三重偏见。

随着AI漫剧供给量激增,海量同质化内容迅速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。相似的人设、运镜、转场、配音,就连曾经能够吸引注意力的“AI生成”噱头,反而成了劝退观众的原因。

“这版的光影质感绝了,快来看!”下

午4时,办公室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兴奋的惊呼声,原本在各自工位上忙碌的几名年轻动画师立刻聚拢过去。画面中,主角站在雨夜的霓虹灯下,发丝随着微风自然飘动,眼角甚至有一抹细微的抽动,丝毫不见AI生成常有的“塑料平滑感”。

“提示词里加了对打光的描写就是不一样。”“但转身的动作节奏感还是差一些,剪辑的时候抽掉两帧能好不少。”大家盯着屏幕,你一言我一语地拆解着这段十几秒的镜头。

高韩浩告诉我们,这种场景在办公室时常发生,“现在的AI漫剧行业,观众会自然地挑剔粗放生产,向更高的视听质感和更深的故事内核发力。”

“市场供需的转变倒逼着整个行业大浪淘沙。”蒋辰君指出了当下AI漫剧面临的痛点:看真人短剧时,观众会自然沉浸于剧情和演技;但面对AI漫剧,大家会不自觉地拿起“放大镜”,辨别AI痕迹、审视穿帮细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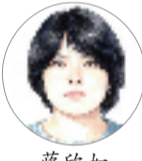
傍晚6时45分,是公司规定的下班时间。但多数人并没有急着离开,蒋辰君和几名年轻动画师依然聚在屏幕前,兴致勃勃地做着业务复盘。

讨论的中心是近期备受关注的标杆级AI短片《清道夫》。蒋辰君向我们展示了这部短片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部短片中全景与特写的切换丝滑,人物微表情自然生动,极其抓人。

“这就是我们追求的,让观众忘记技术的外壳,真正被内容本身所吸引。”蒋辰君说。

结束一天的体验,再回头看那间灯光明亮、键盘声不歇的办公室,我们印象最深的已不是AI漫剧的生产速度,而是一群年轻人如何在快速变化的技术现场里重新确认自己的价值。

面对AI漫剧行业,既不能把它神化为“弯道超车”的捷径,也不必把它视作冲击传统岗位的洪水猛兽。对青年而言,正确的选择不是试图寻找一个永远不会被替代的岗位,而是锻造一种能够适应变化、驾驭工具、创造价值的能力。



蒋欣如



王艳琼

■ 本报记者 张源 许峰
通讯员 泮素珂 高彬哲

三门的夏天,海风裹挟着咸腥味扑面而来。临街的海鲜大排档一家挨着一家,泥蚶肥美有韧劲、小白虾肉质紧实。这些海鲜,来自当地蛇蟠乡的2.5万余亩养殖塘。

这些养殖塘以前长期“靠天吃饭”,一旦遇到病害就会给养殖户带来巨大损失。如今当地一群身着红马甲的“海塘医生”,用科技为水产养殖兜底。他们是“认养一口塘”科技志愿服务队,其中有泡在一线40年的老把式,也有放弃大城市高薪工作的高才生。他们分别认养一口或多口养殖塘,与养殖户建立固定结对关系,从水质检测、病害防控到养殖模式优化,提供全程、免费、菜单式的专业技术服务。

近日,我们穿上红马甲,跟着这群“海塘医生”一起给三门水产品“把脉问诊”。

记者跟三门“海塘医生”一起服务养殖户 红马甲巧用小黑盒



△ 志愿者在养殖塘边为养殖户进行水质常规指标检测。通讯员 高彬哲 摄

◁ 实验室摆满了送来检测的培养皿。 本报记者 许峰 摄

▷ 记者张源(左)跟着检测人员一起化验水质。 本报记者 许峰 摄



样子,舀水、滴试剂。不一会,试管中的水体变成了绿色。“绿色在pH值中属于中性,但是想要更加精确,就要去对比色卡。”在小黑盒里,摆满了近50种彩色液体的试管,那便是对比色卡。

“刚测出来的绿色,和色卡上好几个都很接近。”我们好奇地取出两支绿色色卡,试管上的数值仅相差0.2。“仔细对比还是有细微差别。”朝着陈华利指引的方向,我们对准阳光逐一比对,“养殖和行医一样,讲究精准,差一点就会影响治疗方案。”最终得出结论:水体PH值7.7,弱碱性。

看着这数字,陈华利长叹一口气:“pH偏低,最好在8.5左右,水体肥度不够,可适当配比益生菌。换水节奏、投料时间也需要调节。”

这趟现场“体检”,全程约半小时,但是给养殖户吃了一颗定心丸。“以前青蟹发病,找不到死亡原因,一塘蟹说没就

没,连捞都来不及。”卢余翻对我们说,“现在有医生定期给养殖塘体检,病害早发现,早处置,再也不用提心吊胆。”

这时,卢余翻又指着旁边一口塘问:“我这口塘的小白虾,怎么喂都长不大,是不是也缺营养?”

陈华利快步走向塘边灌了半瓶水。“光看水看不准,走,回实验室做个化验,看看它到底是‘小感冒’还是‘大病’。”

检测化验确诊“病情”

距离塘口15分钟车程,我们抵达设在共富工坊里的实验室,这里被养殖户称为“水产医院”。

实验室堆放着80多瓶装着水样的塑料瓶,上面贴着养殖户的名字和送检日期。墙角边放着5箱废旧塑料瓶,“这些都是本周检测完的。”工作人员胡干军接过我们送来的水样,便开始

化验。

他用吸管取出水样滴在玻片上,随后放置显微镜下开始仔细查看。窗口处,有一面连接着显微镜的大屏,上面实时显示出高倍镜头下的画面。“直接给大家看水样里的真实情况,能让养殖户学到更多知识。”一旁的墙上,贴着几十种常见藻类的图例。他介绍:绿框是有益的,红框是有害的,黄框是需要警惕的。

“你看,这是舟形藻,现在只剩壳空了。”胡干军指着屏幕上一个干瘪的细胞说,“有益藻类衰弱,虾蟹就没饭吃。”随后,他在处方单上写上:藻类进入中后期,需要补充氨基酸,让有益藻类继续繁殖。

但这还没完,真正的考验在隔壁的核酸室。

在胡干军的指导下,我们将虾的组织液滴入核酸试剂,放进检测设备。随着机器的轻微嗡鸣,屏幕上开始跳动曲

线。“我怀疑是肝肠胞虫病,一种高危病原体。”胡干军神情严肃,“如果没有及时发现,整塘虾都会被传染。”

两小时后,结果出来了——肝肠胞虫阳性。

“还好最高数值不到1000,有救。”胡干军松了一口气。说话间,一张核酸报告单打印出来了,上面还附着一份治疗方案。“先按照处方单上的做,抑制肝肠胞虫的繁殖,如果要放新苗,一定要提前再化验一次。”他叮嘱卢余翻。

卢余翻接过报告单感慨,以前虾长不大只会多喂一点,不行就换水,要么凭经验搞点药,最后水体搞坏,病也没治好。“如果拿去给检测机构,一次少说也要花一两千。现在不但免费,还这么快。”

临近中午,实验室又多了20多瓶送检的水样,核算室门口还收到了温州、象山等地寄来的活体检测样本。“一般每天都有50多份样品,最多的一天收到120多份样品。我们知道养殖户的急切心情,所以我们通宵也会把当天的样品检测完成,让他们第一时间拿到检测结果,对症下药。”胡干军说。

近三年来,该服务队累计检测样本超3.5万个,构建了一套闭环防控体系,为养殖户挽回损失近3000万元。

要治“病”更要让它“壮”

天色渐暗,我们跟着陈华利来到了养殖户谢丽亚的塘口。“这是我们的‘样板间’。”他说,这是服务队琢磨出的一种全新的养殖方式——“六套笼”生态混养模式。撑着小船划入塘心,陈华利操起网兜,猛地一抄,拉上来一网血蚶。他挑出一只,递到我们眼前。借着夕阳的余晖,我们看到贝壳表面一圈圈细密的纹路,排列整齐,毫无杂质,像是大树的年轮。“你看这纹路长得多清晰,打开里面肉色透亮,这才是健康的样子。”陈华利语气里满是自豪。

“‘六套笼’不是6个笼子,而是把6种水产品养在一起。”他向我们揭秘了这套全新的养殖方式。当地原本只养青蟹、血蚶、缢蛏、小白虾4种,效益已近天花板。他偏要“加码”,试验增养南美白对虾和斑节虾。

“这么多,不会太挤吗?”我们疑惑地问。“不会,反而更清爽。”陈华利指着塘水说,原本4种水产品容易得红虫病,这些病害多半是因为水体不够干净,而新来的两种虾是“清洁工”,专吃塘里的害虫和残饵,能够减少用药,生态更稳。6个品种各居其位,形成了一个自我循环的微型生态系统。

此外,三门湾水产养殖基地小白虾养殖,每年3月至9月是空塘期。陈华利说,这段时间可以套养基围虾,5月到9月可以套养南美白对虾。这样养殖塘一年四季都有产出,可以改变水产养殖模式。“我们做过测算,利用空塘期套养南美白对虾、基围虾,亩均可增收超万元。”他说。

“六套笼”刚推出时,谢丽亚也是坚定的“反对派”。直到陈华利帮她布笼、调密度,第一年亩产就翻了一倍,第二年她主动扩了一口塘。50亩试验塘,两个月净收入8万元。如今,全乡已有100多口塘跟进,约80%实现显著增收。

回程路上,陈华利看着车窗外连片的养殖塘感慨道:“最开始建实验室,主要为自己所在的水产公司服务,顺便接些养殖户的技术咨询。”没想到,因为他解决问题又快又准,找上门的乡亲越来越多。于是他便在乡里的支持下,召集了一批有养殖技术的能人,免费为周边的养殖户看水、看病。

如今,像他这样的“医生”,服务队里还有五六个人,既有像陈华利这样多年泡在一线的技术行家,也有胡干军这样的年轻技术员、返乡大学生。“虽然‘诊室’已经扩大了不少,但还是太小了。”他看着远处忙碌的养殖户,坦言“医生”不够用,“希望有更多懂技术的志愿者加入我们,一起帮助养殖户。”



张源



许峰

